

# 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二十週年紀念會側記

● 陳清香

由大足石刻研究院、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北京大學文化遺產保護研究中心、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重慶大足石刻研究會等單位共同主辦的「2019大足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二十週年紀念會」，開幕典禮於2019年12月2日早晨，假重慶華地王朝華美達廣場酒店盛大揭幕，會議活動自1日報到至6日圓滿，前後六天。與會學者除來自中國大陸本地外，尚有來自世界各國：巴基斯坦、阿富汗、俄羅斯、尼泊爾、印度、日本、德國、加拿大、斯里蘭卡、義大利、美國、韓國，以及台灣等地的專家與學者等約一百四十餘人。

大足地區，位於重慶之西55公里，成都之東155公里處，「大足」一名始見於唐武則天之大足年號(701)，寓意「大足天下、天下大足」，至唐肅宗乾元元年(758)時，方設置大足縣，晚唐至宋末，一直屬於昌州州治所在地。

大足石窟最初開鑿於唐高宗永徽元年(650)，是為尖山子摩崖造像，後於唐昭宗景福元年(892)時，昌州刺史韋君靖建永昌寨，並營造北山石刻，北山古名龍崗山，因此北山石刻又名龍崗石窟。其後經五代、北宋，至南宋時，大規模的雕鑿達到頂峰，元明之際，亦續作小型增添。

1945年，楊家駱教授首度在重慶組團考察大足，發現了七處石刻群。1999年12月七處石刻群中的寶頂山、北山、南山、石門山、石篆山等五山，代表大足石刻，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於楊教授發現大足石刻六十年後的2005年時，大足石刻研究院舉辦了以「紀念大足石刻科學考察六十週年」為名的研討會，是大足第一屆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其後又於2009年、2014年續辦國際性學術研討會。是故2019年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應屬第四屆。

台灣關於大足石刻的主題展示，最早約於1960年前後，於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行石窟展覽，當年楊教授應邀提供圖像資料並作專題演講。2016年，位於新北市永和區的世界宗教博物館，與大足石刻研究院合作舉辦了一項「大足石刻藝術特展」，展期自2月3日至3月31日，將可以移動的石刻造像一尊尊陳列於展覽室內，又將壯觀的大足摩崖雕像加以攝影後複製成圖像，再用平面方式呈現於展覽廳的壁面，此外為配合展覽，更邀請專家學者作專題演講，並在宜蘭冬山河親水公園牽手館舉辦相關活動。

本屆的大足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其軸心在於以「學術交流」為名的論文發表會，學術交流共有「大會學術交流」與「分組學術交流」兩種安排。2日的上下午與4日的下午，屬於大會型的交流，場地安排於酒店一樓的王朝廳，此廳場地寬廣，前端安置高台，台前安置椅座可容約二百位，稍具傾斜，前低後高，安排上台發言的學者，每人限時15分鐘發言。3日上下午與4日上午，屬於分組型的交流，議題分成人文社科二組與文物保護一組，場地安排於一樓的雙橋廳、海泉廳與寶頂廳等三處，每廳均是場地較小的交流空間，而學者被安排在桌位前就地發表論述，每篇則有20分鐘的發言時間。

上百場的學術交流議題中，首先以重慶大足石刻的佛教造像題材為核心，再擴及大足的儒釋道三教像者。其次是以川蜀佛教石刻為核心，再兼及於中國其他地方的佛教石刻，更進而擴及於亞洲各地的佛教石刻遺蹟。而以大足佛教造像的議題而言，有討論佛的形象，也論及釋迦牟尼佛的涅槃像特徵；有關經變題材，則討論了阿彌陀佛五十菩薩圖、彌勒上生經畫像等。至於菩薩像者，學人較關注於觀音菩薩像，如數珠手觀音、千手觀音、不空羅索觀音等的主題。

而由於此次與會學者，多數非大足當地人或專研大足石刻的學者，因此鎖定以大足石刻為原始議題者，篇數不多。而議題多論及中國境內的古代佛教藝術者，如討論西域、龜茲、絲路、



筆者於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

敦煌、麥積山、延安、西夏等石窟造像或佛經畫卷。再者，議題更及於古犍陀羅、德國文物、俄羅斯博物館藏品、南亞的甘赫瑞石窟與丹布拉石窟、巴基斯坦絲路考古等。這些議題，開拓了傳統中國以外的佛教藝術研究領域，既跨越國界，又追溯早期佛教入華歷史源流，是此次研討會不同於前屆的第一個創意。

其次第二個不同於前屆者，即是有關古蹟保護的議題，此在議程安排中屬於人文社科組。其中有一篇由尼泊爾政府藍毗尼發展信託基金首席聯絡官伽寧·拉伊所提，題為〈加強對包括佛祖誕生地——藍毗尼在內的尼泊爾大藍毗尼開發區的保護與管理〉的論文，已涉及古蹟保護的內容，而大會又特別安排了「文物保護組」，共有六組，約二十篇論文，是專門討論古蹟修復與保護的問題，將過去修復古蹟的成果，如彩繪的保護加固、防治生物病害的方法、水害的治理等等，以大足石刻與相關文物遺蹟為例加以討論。此議題呼應了紀念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二十週年的大會主題，是引領全世界的文化遺產，走向修復防禦的重要途徑。



圖1：寶頂山毗盧道場主尊



圖2：北山136窟轉輪經藏窟中的觀音像

筆者在早年跟隨楊家駱教授撰寫以《大足唐宋佛教崖雕之研究》為題的碩士學位論文，其後又曾自台北組團赴大足考察。大足石刻研究院所舉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每屆均應邀出席，並發表論文，亦曾作專題演講，當四川大學成立大足石刻研習營時，亦應邀擔任講習教師。

此次筆者與小女吳仁華亦如前屆，共同應邀赴重慶出席此次研討會發表論文，筆者被安排於2日上午，於開幕式、全體嘉賓代表合影之後的首場發表會，與大足石刻研究院黎方銀院長等人同場，筆者論文題為〈大足石刻佛菩薩像寶冠瓔珞紋飾的特點——以南宋時代北山與寶頂山為例〉，由於2016年筆者曾應大足研習營之邀，發表大足佛菩薩像光背的特色，為補其不足，此次論文中選了寶頂山毗盧道場與圓覺道場的主尊為例(圖1)，備述其造像的莊嚴法義與美學風格。其次再舉北山136窟轉輪經藏窟中的數尊觀音像(圖2)，討論其寶冠、頭光的造型裝飾，並舉四川境內安岳等地區的石窟造像，與之比對，以見其文飾圖像源流與特色。

仁華則被安排於4日上午在人文社科的第一組進行分組學術交流，論文題曰〈從大足石刻圖像造型探討宋代以後南方家具形式〉，是會議論文中唯一論及石窟內石刻佛像下端的供桌裝飾(圖3)



圖3：石窟內石刻佛像供桌

與當時民間廳堂供桌的相似性者。此相似性代表大足石刻反映了宋代的民間社會生活，也呼應了第一天第一場來自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的盧雲國教授所發表的主題〈大足石刻研究的思考與展望〉，倡導未來大足石刻的研究宜藉石刻內容深入探討當時的社會生活。

4日下午在王朝廳進行的大會型交流發言結束後，大會請了溫玉成等三位資深年長的學者，輪流上台為此次研討會作總結，緊接著便進行閉幕式，宣

布2019年大足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圓滿結束。

大會在研討會結束後，5日另外安排與會學者赴大足北山(即龍崗山)與寶頂山參訪。一早，筆者與仁華隨團逕赴寶頂山，回顧南宋時代的密教行者趙智鳳，自十六歲起，至九十歲止，以其一生的歲月，規劃開鑿寶頂山石刻，共計32座摩崖石刻，於陡峭巖峻的山崖，面對深邃險象的河谷，開窟造像。在精心佈局之下，相連的崖雕，往往寓含深邃的法義，如第11號、第12號石刻，主題是九龍沐太子，與釋尊半身涅槃像，緊鄰安置，前者且引大足川的泉水，由山巔傾謝而下，引入一條龍身，再由此龍之口吐出，灑向悉達多太子的身像，此淙淙不絕的流泉，流了七百多年，依然暢順，述說著佛陀的誕生故事。後者為橫長的半身臥佛，長達31公尺，臥佛前刻有為釋尊送行者的群像：地上整排為菩薩佛弟子像，半空中則是由忉利天前來的摩耶夫人與隨從。壯觀的佛誕與佛涅槃像，緊鄰並列，寓意良深，發人深省(圖4)。

又如第18號的觀無量壽佛經變相與第20號的地獄變相石刻，二者亦是緊鄰安置，前者刻出極樂世界的勝妙景觀(見封底)，後者則刻劃了地獄受苦受難的眾生，其



圖4：於臥佛前合影



圖5：地獄變相石刻



圖6：千手觀音像石刻

畫面十分恐怖，令人震撼(圖5)。面對此並列的刻像圖，似乎在告誡警惕人們，未來的日子，要選擇淨土，還是地獄？

就修復古蹟的議題而言，寶頂山第8號摩崖的千手觀音像石刻，龕高7.2公尺，寬12.5公尺，楊家駱教授初次發現加以統計時，謂真有千手，且從一體伸出，恍若自然天生。此像由於歷經歲月的侵蝕而受損，大足石刻研究院院方花費了七年的時間，加以修復，2015年6月終於竣工，是院方最引以為傲者。今日此摩崖千手觀音像，千臂金色齊發，亮麗無比！此摩崖前現已建起木造的門窗，上覆屋瓦，加以保護(圖6)。

匆匆瀏覽完寶頂山之後，接著又參觀了大足石刻博物館、聖壽禪寺、南山石刻，途中又參訪了數處分散在鄉野各處的單一石刻摩崖佛像，多作半身像，雙手於胸前結毗盧印，與窟內的毗盧佛相同風格，氣勢恢弘。最後，6日的上午則直奔北山石窟外的營盤坡摩崖造像。此摩崖在1961年即被指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摩崖前亦加蓋了附屋瓦的木造門窗。進入參觀，仿如進入室內博物館。

此次大足之行的參與盛會與考察，對大足這塊「中國石刻藝術史上最晚的一塊豐碑」，有了更深刻的體驗。🕒